

# 法占时期广州湾学校的发展历程与办学特征

郑婷丹

湛江科技学院

DOI:10.32629/er.v9i3.6878

**[摘要]** 19世纪末，法国租借广州湾后，当地教育事业呈现殖民统治与本土社会互动的复杂形态，多元学校类型的兴起与演变构成教育发展主线。起初，广州湾教育以殖民主导型学校为主要形态，法华学校专事培养翻译及殖民机关人员，服务于法国殖民统治。进入20世纪20-30年代，本土力量逐步参与办学，绅商创办型学校成为新类型：益智小学率先由当地乡绅发起，30年代初培才学校相继创办，其课程设置兼顾文化教育与本土需求，与殖民学校形成差异化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绅商民办小学和青抗会夜校成为抗日救亡思想传播地，向外传播为国抗战的革命思想，并且源源不断地为抗战输送大量的人才。通过对口述历史资料的整理与地方档案、报刊文献的交叉分析，系统梳理了法占时期广州湾不同类型学校的发展历程与教学特征，以期为广州湾近代教育史补充具体案例与实证依据。

**[关键词]** 法占时期；广州湾；殖民语境；学校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uangzhouwan School during the French Occupation Period

Tingdan Zheng

Zhan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After France leased Guangzhouwan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local education sector presented a complex for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olonial rule and the local society. The rise and evolution of diverse school types constituted the main line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t first, Guangzhouwan Education mainly took the form of colonial-oriented schools. The Sino-french School was dedicated to training translators and personnel for colonial agencies, serving the French colonial rule. Ente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local forces gradually got involved in running schools, and schools founded by gentry and merchants emerged as a new type: the Yizhi Primary School was initiated by local gentry first, and the Peicai School was established one after another in the early 1930s. Their curriculum design took into account both cultural education and local needs, forming a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from colonial school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private primary schools run by gentry and merchants and the night schools of the Youth Anti-Japanese War Association became place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idea of anti-Japanese salvation, spreading the revolutionary thought of fighting for the country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continuously providing a large number of talents for the war. Through the collation of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cross-analysis of local archives and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literatur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chools in Guangzhouwan during the French occupation period wer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with the aim of supplementing specific cas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modern educational history of Guangzhouwan.

**Keywords:** French Occupation Period; Guangzhouwan; Colonial Context; School Education

## 引言

地处粤桂琼交通要冲的广州湾是近代法国在华的唯一租借地。1701年，一艘由安菲特里特船长率领的法国商船“白雅特号”，在航行途中遭遇台风袭击，无奈之下选择到广州湾避难。借此避难的机会，法国人对广州湾进行了登陆探测，

并将该地区的地形概况呈报给法国政府。这一举动，如同点燃了导火索，在后来极大地刺激了法国殖民主义的侵略野心<sup>[1]</sup>。

1898年4月，法国政府正式提出将广州湾作为“停船煤炭”之地的请求。但实际上，法国的真实意图是在华南地区抢占一处战略据点，以此与英国形成抗衡之势，进而进一步

拓展其在华的殖民版图。面对清政府割地求和的政策，遂溪、吴川两县的官员与民众并未屈服，他们多次奋起抗争，与法方展开激烈的抗法斗争，同时还进行了中法勘界谈判。然而，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这些反抗和斗争终究未能改变局势。1899年11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条约明确规定，法国租借广州湾为期99年，在此期间，虽然广州湾的主权仍归中国所有，但法国却拥有了该地区的行政管理权、司法权等一系列权力。

广州湾租借地行政上隶属印度支那总督府，1900年1月总督保罗·杜美（Paul Doumer）颁令建立行政机构，派驻总公使负责当地政务和实行殖民管治，首府初设于麻斜<sup>[2]</sup>。在广州湾被法国租借的初期阶段，法国出于强化对广州湾地区思想与教育掌控的目的，创办了“法华学校”。他们妄图通过这所学校，推动法国殖民思想在中国的所谓“有益”传播，进而稳固其殖民统治的地位与所谓尊严。到了20世纪20、30年代，民族意识日益觉醒，不少心怀爱国之情的乡绅以及商人团体，为捍卫民族尊严，纷纷行动起来，相继创办了诸多专为华人设立的学校，像益智学校、培才学校等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民办学校在后续发展中不断壮大，逐步拓展办学规模，进而扩办成了中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局势动荡不安，广州、香港等地的众多有识之士流落至广州湾。当地绅商慧眼识才，聘请他们担任学校教师。这些爱国有识之士满怀热忱，在广州湾掀起了一股股反战思想的浪潮，如同播撒下抗日救亡的革命种子，让这片土地充满了觉醒与抗争的力量。

### 1 法华学校：法国殖民思想的摇篮

法国租借广州湾后，殖民当局决定推行“以华治华”政策，在租借地内系统推行殖民教育，以“法华学校”为工具进行文化渗透，以维系其殖民统治。法华学校，又名安碧沙罗学校，是法国公使署在广州湾开办的为法人服务的学校<sup>[3]</sup>。

“安碧沙罗”之名是为了致敬法国政治人物阿尔伯特·萨罗<sup>[2]</sup>。萨罗提倡“殖民合作”，其中扩大当地精英的政治参与和兴办教育是重点——萨罗及其支持者认为这将消除民众对殖民管治的抵抗，从而效忠法国。

1908年法国人在麻斜（后迁西营，即今霞山）开设培训法语的安碧沙罗学校，后又在赤坎设立法华学校，均以小学制度为主。后期西营的法华学校开设了中学教育，但于1935年停办。西营校址位于今民治路湛江市第二中学老校区处，教学楼是一座典型的法式建筑，可惜现已荡然无存。赤坎法华小学的旧址在赤坎中山二路，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建于20世纪20年代。1936年，赤坎的法华小学更名为“模范小学”，1946年又易名为“市立小学”，现为赤坎工人文化宫使用<sup>[4]</sup>。

#### 1.1 法华学校的小学课程

法华学校的小学制为六年，其课程设置颇具法国特色，在语言及文字学习方面，以统治国法语及附属国安南语为主要教学语言。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法语都是必修课。小学每天一堂法文课，一、二年级主要认识简单的法语字母，三、四年级开始学语音，到了五、六年级才开始讲一点法语课文<sup>[2]</sup>。到了1922年，法华学校才决定开设中文班，中文班招收大量华人儿童，因此该班级也是拥有学生人数最多的班级，教学内容跟其它传统学校相似<sup>[5]</sup>。另外，学校还设有数学、美术、音乐等基础知识课程。在思想教育方面，学校并未开设相关的宗教课程，但会大力宣传三民主义，要求学生每周唱一次《三民主义歌》<sup>[2]</sup>，推动三民主义的有效传播，以培养学生的民主共和观念。

#### 1.2 法华学校的中学课程

法华学校的中学又称法文班，学制通常为四年，但如果小学阶段学过法语，那法语相当于达到了预备班的水平，一旦升入中学，只需依次经历初级班、中级班以及高级班三个级别<sup>[2]</sup>。与小学阶段的法语基础班不同，这一阶段的学习需要较高的知识储备，因此很少人去读。若想获取在广州湾法国当局工作的文凭，则需在法华学校读十年左右（即修读完小学和中学的课程）才能有此机会。一些家境较好的学生，在广州湾读完后会去安南（今越南）读更高级的法文班，接着去法国读大学<sup>[2]</sup>。

法文班所设的文学课程，授课教师由法国神父担任，教材是直接由法国运来的原版法文书籍。地理、历史等科目的教学内容与中国中学大致相同，不过授课教师则由安南籍人士担任<sup>[2]</sup>。历史课主要是将中国历史翻译成法文来讲，虽偶有涉及法国历史，却刻意删去法国侵华的相关史实，这无异于将学生屏蔽在反帝反殖民的思潮之外<sup>[2]</sup>。

#### 1.3 法华学校的学生与师资

西营法华学校早期设有的法文班和安南语班以培养翻译人员和政府雇员为主，主要招收法国人和安南雇佣军家庭的子女，后期开始招收为法租界政府雇佣的华人子弟入读，并陆续扩大招生范围，招收广州湾普通居民的子女。据李河回忆，尽管法华学校在招生上逐渐体现了平等意识，但在入学之后，广州湾学生与法国学生之间有铁丝网阻拦，这种空间上的分隔是白人种族至上观念的留存，同时也体现了殖民管治体系下实际教育实施上的不平等。但法华学校具备许多华人民办学校给不了的福利政策：提供免费的教育机会，对于那些长期坚持上课的学生，还会赠送学习用具以及免费借用教科书<sup>[2]</sup>46；上中文班的学生甚至还可以获得免费住宿。这些福利政策也是当时法华学校在广州湾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招生性别上，法华学校并未采取单一性别教育制度，而是采取男女同班制。但当时的中国仍深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入读该学校的学生以男生居多，一个班大概30-40人，学校约莫共200-300名学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难民数在广州湾激增，学生人数曾达上千人，每个教室有50-60名学生，坐得十分拥挤<sup>[1]</sup>。

法华学校的校长由法国人担任，相当于整个广州湾的教育长，平均一两年就换一任。第二、第三把手都是越南人，他们一般长期任职<sup>[2]</sup>。至1931年，法国人在当地创办的院校已多达7所。在众多教职人员中，仅有3名法国人，包括2名教师和1名女幼教，他们分别担任法华学校校长及区域内其他学校的观察员。非法籍教员则由来自安南及本地的幼教、教师和教官构成，其中教官多由当地驻军人员兼任。后期，法国人还会聘请法语水平较高的中国教师，这些教师大多毕业于法华学校。但这些老师并未得到与白人教师同等的地位。据祝宇回忆，学校每天都有法语课，但不考试，学生便不大重视。有一次法国督学来检查，向学生发问功课，但学生们都答不出来，这位督学便扇了法文老师一记耳光，简直把中国老师看成奴隶<sup>[2]</sup>。

#### 1.4 法华学校的影响

法华学校是法国殖民统治的产物，其本质是法国殖民者推行文化侵略与思想控制的工具。在教学内容上，它大力宣扬法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殖民理念，试图从思想根源上同化当地民众，削弱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意识。例如，课程设置中法语占据主导地位，中文教育曾一度被边缘化，这使得许多学生在语言上逐渐远离母语，进而在文化认知上产生偏差。长期接受这种教育的学生，容易对法国文化产生过度认同，而对本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产生疏离感，甚至可能成为殖民统治的拥护者，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动摇了当地社会的文化根基。

从客观角度来看，法华学校也带来了一些相对积极的影响。一方面，作为法国在广州湾开办的学校，它未收取学生学费，免费为学生提供教育，给不少普通的华人子弟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它引入了西方较为先进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为广州湾地区的教育注入了一定的新鲜元素。同时，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的教学场所，为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部分学生在接受法华学校教育后，具备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 2 早期绅商民办学校：进步青年觉醒的摇篮

法国殖民主义入侵后，地方政府办学举步维艰，既缺财力也缺能力组织学校教育。此时，众多绅商察觉到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深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迫在眉睫，便挺身而出主

持救济事务，在广州湾挑起教育重担，还将教育当作确立自身社会地位的途径。自20世纪20年代起，具备新式教育教学功能的民办学校在广州湾相继涌现。它们的出现，不仅推动了当地商贸的兴旺，还促进了文化教育的进步。在此情形下，华人社团及私人办学活动蓬勃兴起。这些学校在学生心中播撒下爱国救亡的革命火种，更为后来广州湾人民开展反殖民斗争的革命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 2.1 民族思想觉醒的先锋——益智学校

1923年，广州湾西营的一群爱国知识分子、开明绅商与民主人士（陈斯静、陈学谈等）共同捐资创办了益智小学——这是广州湾第一所新式学校，是华人在法租界按中国学制和教育法规办的第一所小学，也是现如今湛江市第一小学的前身。1926年，学校扩建为益智中学，开设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现代课程，并延揽了众多毕业于沪穗名校的才俊任教，其中不乏曾投身大革命的志士（如周曼青、郑逸远等）。这些进步师生将新文化运动的火种带入广州湾，以课堂为阵地传播民主思想，用科学精神唤醒民族意识。在润物无声的启蒙中，青年学子逐渐觉醒：他们开始以批判眼光审视社会，以家国情怀重塑自我，最终汇聚成追求进步与革命的澎湃浪潮。在此影响下，益智中学的学生是广州湾最早觉醒的进步青年，他们于1928年10月10日组织了提灯游行，高呼“打倒法帝”“还我河山”等爱国口号，要求法国归还广州湾。尽管此事遭到法国广州湾当局的恐吓，但最终因民众的支持而未被追究<sup>[6]</sup>。后来，益智中学的学生还多次发动学潮，与反动教师斗争，提高了学生们的政治理解和觉悟。

#### 2.2 “贵族”学校——培才学校

1935年，名流陈学谈、陈学森等人集资在赤坎高州会馆兴办起培才小学，庄润德首任校长<sup>[2]</sup>。1939年，培才小学第一批学生毕业，学校随即增办培才初级中学。1942年夏，第一届初中生毕业，随即又增招初中生两班，并开办高中<sup>[2]</sup>。当时学校的生源多来自工商业家庭和地主家庭的子弟，因而在当时又被称作“贵族学校”。1941年，抗日战争愈演愈烈，香港沦陷后，逾万名知识分子经澳门辗转至广州湾，其中不乏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广州、上海等地的优秀学者以及港澳文化界名流。这批流亡学者与本地士绅共同构建起战时教育网络：1941年2月，陈学森之女陈玉燕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继而就任培才中小学校长之职，一直到湛江市解放才卸任<sup>[2]</sup>；音乐家黄友棣来到培才中学，组建指挥南路第一支管乐团为抗战呐喊，并成立了粤西第一个大型歌咏合唱团传播大众呼声<sup>[2]</sup>。

培才学校有着极为严谨的校风，对学生行为规范的约束相当严格。在着装方面，学校制定了细致且明确的标准：初

中学生须身着童子军装，并佩戴好帽子；高中学生则统一穿着白衣蓝裤。校长陈玉燕极为重视学生的仪容仪表，常常在清晨时分亲临学校门口，仔细检查每一位学生的衣着是否整齐得体<sup>[2]</sup>。在考试管理上，学校同样秉持着严格的态度。一旦发现学生有作弊行为，便会给予严厉的惩处——记两次大过和两次小过；若学生再犯一次小过，就将面临被开除的严重后果<sup>[2]</sup>。课堂纪律方面，学校的要求也十分严苛。倘若学生出现迟到现象，或者在课堂上没有用心听讲，便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比如用托棍惩戒或是罚坐墙反思<sup>[2]</sup>。

学校拥有当时广州湾一流的教室及设备，如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劳作室、音乐室和体育室等。体育室虽不大，但是单杠、双杠、木马设备等应有尽有，器材由学生负责看管，既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又让他们更加珍惜这些设施。室外运动场地也十分丰富，配备了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和垒球场，为学生们提供了多样化的运动选择。在化学实验室的管理上，学校同样严谨细致。像硫酸、盐酸这类化学药品，都有专门的存放和保管措施，确保使用安全<sup>[2]</sup>。音乐室和礼堂各摆放着一架钢琴，其中礼堂的那架钢琴更是别具特色，每周一都会有人弹奏，悠扬的琴声为校园增添了一份艺术氛围<sup>[2]</sup>。学校配有供少数外地学生入住的宿舍有饭堂和小卖部，操场后面有荔枝园，一到荔枝成熟的季节，会有专人摘下荔枝分给每班同学食用<sup>[2]</sup>。

学校的课程与活动安排紧凑且丰富，每周从周一到周六都安排了课程。所开设的课程种类繁多，涵盖了中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基础学科，还设有劳作、图画、音乐、体育等特色课程<sup>[2]</sup>，全方位培养学生的能力与素养。每天清晨，学生们需在七点整准时抵达学校参加早操。早操结束后，会留出不到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供学生们放松心情、与同学交流。到了下午，学校明确规定每位学生在放学前都必须参与课外活动<sup>[2]</sup>。学生们可以选择进行田径训练，在跑道上挥洒汗水、挑战自我；也可以参与球类练习，如篮球、足球等，在团队协作中享受运动的快乐。在组织外出活动方面，学校也十分用心。每年上半年，学校会组织春游活动；下半年则安排秋游。届时，学生们会排着整齐的队伍，步行前往附近的农村。在那里，大家可以一起野餐，品尝美食，感受乡村的宁静与自然的美好<sup>[2]</sup>。此外，学校还会利用校园周边的环境开展特色活动。有时，会安排教师在学校后面的水塘附近组织童子军活动。这些活动趣味十足且富有教育意义，比如夜间追踪、担架救伤、救火逃生等<sup>[2]</sup>。

培才学校的“社”文化是其学生自治体系的核心，始于1942年秋，在小学至中学的每一级设立“社”作为学生自治组织，至1952年共成立11个社<sup>[2]</sup>。学生自治会的发展从班级自治雏形起步，1939年各班推出代表组织全校性的“培才

学生镇公所”，后改为“培才学生自治会”。社作为每一级的最高学生自治组织，其结构与全校自治会完全相同，设有主席、文书、财务、事务等职位，通过民主选举流程从班级产生各股负责人，形成班干事会，再联合成级社，最终整合为全校自治会<sup>[2]</sup>。这种层级化的自治体系通过学生自我管理，促进了“培才一家亲”口号的实现，体现了学生自治在构建学校社区团结中的关键作用。

### 2.3 早期绅商民办学的影响

早期民办学普遍推动了教育近代化进程与思想启蒙，将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融入日常教学，助力革命力量培育与民族意识觉醒。以培才学校为例，它依托充足办学经费与优质师资，构建起涵盖小学、初中至高中的完整学制体系，校内理化实验室、图书馆及音乐队等设施与活动，显著提升了广州湾当地教育的层次与文化氛围。

不过，受法国殖民统治格局与当地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早期绅商兴办的民办学没能从根本上扭转广州湾教育普及度偏低的状态。培才学校办学初衷之一是“为广州湾名流培养家业接班人”<sup>[7]</sup>，不仅学费高昂，生源也多集中于绅商名流子弟群体，普通家庭的孩子难以承担学费，这在客观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也使得华人教育的覆盖范围未能得到有效拓展。

## 3 战时民办学：抗日救亡的根据地

由于法国对广州湾的殖民定位是“华南沿海战略据点”，而非资源掠夺核心区（如英国对中国香港的深度控制），因此统治力量始终薄弱。到了1940年6月，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成立亲德的维希政府，其海外殖民地的外交政策彻底转向“妥协求生”。维希政府在广州湾的驻军大幅削减，行政机构沦为“傀儡”。为保住海外殖民地，对日本的侵华扩张也采取“不抵抗”态度。1940年9月，日本与维希法国签订《法日共同防御广州湾协定》，名义上“共同防御”，实则允许日本在广州湾驻军、修建军事设施，并控制当地交通线。至此，法国对广州湾的控制逐渐减弱。日本在全面侵华后，将广州湾视为“华南沿海的重要支点”，其活动聚焦于“服务战争机器”，其猖獗的行为引发了华人民办学掀起“救亡图存”的思想浪潮。

### 3.1 绅商民办学

1933年，麻斜的乡贤张明西创办了广州湾乡村地区的第一所完全小学——麻斜小学，这所小学在教学上颇为规范，不仅注重课程知识的传授，还十分关心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经过多年的办学积累，麻斜地区大批农家子弟得以走进校园接受教育。更为重要的是，众多师生在麻斜小学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积极在麻斜开展地下工作，其中一些人不幸被捕并英勇牺牲<sup>[2]</sup>。

1935年春，中共党员许乃超幸运地获得了广州湾商会会长陈澄甫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冯凌云等人的大力支持。他们以广侨小学为依托，在此基础上成功创办了晨光小学。1937年，许乃超等人以学校为据点，自编传播革命思想的教材，同时，与地处租界边缘麻章的遂溪县立第七小学进步教师何森等人取得联系，发动遂(溪)湾(广州湾)两地进步师生，组建“遂湾联合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团”，深入遂湾两地城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sup>[8]</sup>。1940年5月，中共晨光小学党支部正式成立，成为中共南路党组织在广州湾活动的重要据点。党支部积极发挥引领作用，精心培养进步学生，为他们播撒革命的种子，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为革命队伍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力量。同时，党支部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统战工作，化身掩护中共地下党员的安全港湾，为革命事业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sup>[9]</sup>。

1935年夏秋间，共青团员郑星燕受聘担任广州湾东海岛东海小学校长，他将学校更名为觉民小学，寓意唤醒民众。任职时，郑星燕向学生控诉“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与罪行，揭露国民党当局对外不抵抗、对内打内战政策的本质，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内战思想，推荐抗日书报文章及鲁迅等左翼作家作品供学生阅读，号召学生投身抗日救亡斗争<sup>[10]</sup>。后期，抗日战争愈演愈烈，东海觉民小学与晨光小学、益智中学等校的进步师生携手成立读书会，研读革命进步书刊<sup>[8]</sup>。经革命理论熏陶，他们对民族危机认识更深刻，奋起救亡的热情与决心愈发高涨。全面抗战打响后，东海觉民小学的教师于校内带领学生唱响《义勇军进行曲》，又组织师生与校外青年，抬着面目狰狞的日本兵画像提灯游行，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sup>[8]</sup>

### 3.2 青抗会夜校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广州湾周边农村，广大青壮年农民对学习文化知识需求迫切，民众夜校迅速成为农村抗战文化活动中心与农民向往之地，农村频现夫妻、婆媳等齐上夜校的动人场景。至1939年底，遂溪党组织通过青抗会派遣300多名工作队员下乡办夜校，办起80多间民众夜校。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遂溪青抗会，既组织宣传队、春雷剧社到广州湾街头、军营演出，又选派骨干下乡办夜校教农民识字、宣传抗日救国，让抗日宣传工作常态化、系统化。他们以知识青年为桥梁，将抗日救亡运动从城市推向农村，促进知识青年与农民结合，扩大共产党影响、赢得民心<sup>[11]</sup>。青抗会编印的夜校课本，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及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壮举，强调团结抗战才能求得民族独立解放。廉江县青抗会工作范围也向农村、工农群众扩展，组织6个下乡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白天张贴标语、陈列图书，晚上到村庄宣传演讲或公演节目，每逢

演出，方圆数十里群众纷纷赶来，盛况非凡<sup>[11]</sup>。

### 3.3 战时民办学校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法国对广州湾学校的控制逐渐减弱，广州湾的民办小学与青抗会夜校成为特殊历史语境下教育救国与抗日动员的重要载体，产生了深远影响。民办小学不仅为避难儿童及本地学童提供了基础教育的场所，延续了文化传承的火种，更借助教师群体的思想引导，在课堂内外潜移默化地传递抗日救亡理念，培育了具有民族意识的新一代。而青抗会夜校则以成人与青年为主要对象，通过通俗化的文化教学与鲜明的抗日宣传，既提升了民众的文化素养，更有效唤醒了大众的民族危机感与抗争意识，动员起广大群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为当地抗日力量的凝聚、抗日活动的开展培养了骨干力量，成为联结教育与抗日实践的纽带，共同推动了广州湾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与社会思想的觉醒。

## 4 结语

法占时期(1899—1945)的广州湾，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与本土社会激烈碰撞、复杂互动的特殊场域，由此催生出殖民主导型学校、本土绅商创办型学校共存共生的教育生态。从发展轨迹来看，法华学校作为殖民当局推行殖民统治的“文化工具”，肩负着传播殖民意识形态、服务于殖民行政管理的双重使命；而以益智学校等为代表的绅商民办学校，不仅是本土力量冲破殖民教育牢笼、探索近代化教育路径的主动尝试，更成为新文化思想传播与辐射的关键阵地。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民办学校进一步将文化启蒙与家国意识觉醒紧密结合，促使教育场域转化为民族精神凝聚与升华的重要空间。

法占时期广州湾多元学校的蓬勃发展，既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教育形态的典型微观呈现，也为广州湾地区的教育近代化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埋下了重要伏笔。这一时期的教育实践，不仅通过现代知识体系培育了一批具有新思想、新视野的精英人才，更借助文化传播与社会动员的力量，推动当地民众突破殖民统治的精神枷锁，为后续社会的自主发展与变革积蓄了强劲动力。回望这段历史，其价值不仅在于真实还原广州湾教育发展的独特图景，更在于为深入理解近代岭南边缘区域“殖民统治与本土回应”的互动机制、教育与社会变革的内在关联提供了宝贵的实证依据与理论参照。

### [参考文献]

- [1]王钦峰.1898—1899年法国远东舰队在广州湾——兼论法舰白雅特号与广州湾的历史因缘[M].广州湾历史文化研究(第一辑).2019:85.
- [2]吴子祺.口述广州湾:近代租借地历史的多元叙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 [3]陈凯杰,张锋锋,陆华亮.湛江历史:法殖广州湾时期的

- “法华学校”[N].湛江晚报.2013-03-23.
- [4]叶彩萍.法华学校旧址[N].湛江日报.2012-12-01.
- [5]陈琳,何杰.安碧沙罗学校——湛江市第二中学前身[N].湛江晚报.2014-08-10.
- [6]湛江市霞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探寻霞山古迹之益智中学[EB/OL].(2023-01-17).[http://www.zjxs.gov.cn/zjxswgdlt/gkm\pt/content/1/1715/mpost\\_1715935.htm#\#1802](http://www.zjxs.gov.cn/zjxswgdlt/gkm\pt/content/1/1715/mpost_1715935.htm#\#1802)
- [7]Melody Tze Yin Shum, Youth in the Forgotten Colony: Orphans, Elites and Arrivistes in French Kwang Chow Wan (1919-1940s)[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5, pp.137-139.
- [8]陈充.论广州湾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J].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39(01):120-129.
- [9]邓丽燕.话说湛江|晨光小学的前世今生[EB/OL].(2023-09-20).<https://www.gdzjdaily.com.cn/p/2862376.html>
- [10]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在广州湾活动史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 [11]屈康慧.法租界广州湾的抗战文化[J].红广角,2015(1):28-32.

#### 作者简介:

郑婷丹(1999-),女,汉族,广东省湛江市,助教,硕士学位,全球教育史专业,研究方向:教育史、文学与教育。